

文註貫
通聯讀

繪圖白話四書

國語四書

◎孟子卷之二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

齊之先臣有管仲晏子者功施爛焉後世莫及設使

天子

而當要

路於齊

不知

管仲

晏子之功可復

期許否

乎

孟子曰

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也

子

生於齊而智識亦囿於齊

誠

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夫管晏之功仲尼之徒所不道者舉管仲而晏子可知已昔者

或問乎

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

不安曰是

吾先子

曾子

之所畏也

吾何敢與之比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

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夫管仲何如人哉自古聖賢功業或不至大就者則以不得君之專任或任之而不

久矣

管仲

得君也尊為仲父羣臣莫敢望焉

如彼其專也

其

行乎國政

也獨在四十餘

年威權罔替

如彼其久也

宜乎興道致治以成王業矣而惟九合諸侯假仁義以行霸術

功烈如彼其卑也

管仲

之品如此爾何曾比予於是孟子既述曾西之言另曰由此觀之則管仲者固曾西之所

不屑為也而子乃為我願之乎曰夫子以管晏為不足為亦嘗念管晏之功乎夫管仲相桓公尊周攘夷以為盟主而

諸侯皆奉其命君之霸也實管仲以其君霸也晏子相景公布德緩刑以修內治而一時咸稱其賢君之顯也實晏子以其

君顯也由夫子言之豈以君霸顯之管仲晏子而猶不足為與曰以君霸顯何足道哉我特不得當路於齊

耳使我而得君行政則以齊王由反手也曰夫子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言王齊之易若是則弟

子之惑滋甚他無具論且以文王之德不為不感矣百年而後崩其德施不為不

久矣然且三分有二其政教猶未洽於天下及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蓋致王若斯之難也今言王若是易然則非惟管晏不足為難文王亦不足法與曰文

王何可當也但其所以致王之難則自有故商家之有天下由湯之創業以至於武丁之中興其間賢聖

之君如太甲太戊祖乙盤庚凡六七作累世德澤深入人心天下歸殷久矣久則思慕情深難

變而之也是以武丁之賢能用人修政雖當國運中衰之時遂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

也至紂而無道極矣然而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

在下則老成世舊之

故家

與先民仁厚之遺俗

在上則先王教化之

流風

與朝廷法制之

善政猶有存者又有

貴戚之卿如

微子微仲王

子比干箕子

異姓之卿如

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

則世德在人餘澤未泯多

士維持若此

故

紂雖無道必

久而後失之也

其失之之難既然矣而且

尺地莫非其有

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

僅

由方百里起

以一隅之小而當全盛之

局則得之之難又然

是以

致王

難也

由前言之則所值之時難由後言之則所處之勢難文王之德非不盛而阻於時世之難故遲之而後王耳

齊人

有言曰

人之作事也

雖有智慧

之不如乘之

勢

然後建功立業使勢有未便則智慧將安施乎人之治田也

雖有鎡基

之不如待之

耕種

時

乃以成就稼穡使時有未至則鎡基將安用乎而我謂以齊王猶反手者亦以

今時之時

則易然也

豈若文王所遭之難故何以見勢之易也彼

夏后殷周之盛

王畿

地未有過

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難鳴狗吠之

聲

相聞而達乎

四境而齊有其民矣

地不廣則待闢今

地不改闢矣

民不眾則待聚今

民不改

聚矣

地僻民聚澤可遠施乘此勢以

行仁政而

民必歸心其

王也

莫之能禦也

視文王之尺地一民皆商所有

而由方百里起者何如也而

且遭時之易又有不必更待者周自文王至今七百餘年

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

時者也

視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者異矣諸侯紛爭干戈賦歛無有休息

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

視紂之時善政猶有者異矣當此之時而一行仁政不待深仁厚澤而民之感德者深歸心者衆如

飢者

易為

食渴者

易為飲也其於致王何難哉夫得時乘勢固

孔子

嘗曰天下之言速者擬諸致郵傳命

而已矣

德之流行

出乎身而加乎民其漸被暨詔更有

速於置郵而傳命

者然則以德行仁有不待時勢而裕如者

況當今

亂極思治

之時

兼以地廣民稠

萬乘之國

而行

速於置郵傳命之

仁政民之悅

之猶解倒懸

之苦又不但如飢食渴飲而已

也故

所施

事半

於

古之人

不必百年之久而

必倍之

不止三分有二而已

惟此時

之時勢易而德行速

為然

我謂以齊王猶反手豈虛語哉

○公孫丑問曰

以

夫子

之抱負誠使當路而

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則

夫子所自許

雖由此

而

霸

而

王不

足

異矣

但不知任大責重

如此則

亦有所恐懼疑惑而

否乎。孟子曰：否。

既無所疑亦無所懼不待今日也

我四十

時已

不動心矣。

曰：若是

則夫子過

勇士

孟賁遠矣。

孟賁之力僅能舉一物之重而夫子之心則能荷一世之重豈不難哉

曰：是

亦

不難

顧所以不動心何如耳若但以心之不動言則

告子

且

先我不動心。

不待四

曰：

若是其易也則

不動心有

道乎。曰：有。

不動心雖殊而有主則一苟隨其意是之所到而各有以主之則臨事皆能無恐懼疑惑矣試各以不動心之道言之古有勇士

北宮黝

之養勇也。

挺身而鬪

不

畏利

膚

屈

撓

怒目而視

不

畏刺

目逃

避其

思以一毫

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耶故不惟

不肯

受於褐寬博。

之賤

亦不

受於萬乘之君。

及其目

視刺萬乘之君。

又則

若刺褐夫。

者然是以舉天下

無

有可嚴

之諸侯。

者無論稍挫必報即僅僅以

惡聲至。

亦

必反之。

是其道蓋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又有勇士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其自言

曰：我

心則有定主

視

戰

不勝猶勝也。

量敵之可

而後進。

慮必

勝

而我之

而後會。

設我非敵匹即不敢進而會矣

是畏三軍者

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是其道又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嘗即二子之氣象觀之

昔孔門中有曾子者及求諸已者也舍

非曾子論也而其無懼取必於已則

孟施舍似曾子馬有子夏者篤信聖人者也黜非子夏倫也而其好勝取必於人則

北宮黝似子夏馬

夫二子之勇

同出於血氣誠

未知其孰賢然而

論其所守則敵人者以人為主而難必其常勝恐心有時而動守已者以已為主雖有勝有不勝而心之不動自如則

孟施舍

所守

守約也

要之勇較為義理

為主而血氣不足恃則二子均為小勇而非大勇也大勇則必得諸孔氏之傳焉

昔者曾子謂門

子襄曰子好勇

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人所恃以常伸者理也苟

自反而不縮

則理屈而氣不能伸

雖褐寬博

之

吾

敢

不憚焉

若

自反而縮

則理直而氣自壯

雖千萬人

之

吾

無所懼而

往矣

此正所謂大勇而子所當好者也吾以曾子所聞大勇觀之則曾子之所守者理也孟施舍雖似曾子其所守者乃一身之氣也理為氣主守氣者有時而屈守理則無

往不利而氣亦常伸故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

理為

約也

此曾子之以理

為主而不動心者為獨得其道之正也

曰黜舍與曾子之所以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

之不動心與告子曰

則心即因言而動故有

不得於言

其言而

勿求

其理

於心

馬人於事為有所不安於心而用力檢點以求助於氣則心又因氣而動

而用心思索以求通

故不得於心但當力制其心而勿求更助其於氣馬此告子之違所為固守其心而不動不

得於心而勿求於氣者或因心重於氣故急於本而緩其求猶之可也若夫理寓於言而言發於心不得於言

正宜反求於心也而乃謂勿求於心則不惟所言之理終有不通而吾之本心一無所用自喪其虛明之體夫於外而達遺其內斷不可矣究之論其

固不可即可者亦不可也夫心之所志所以主宰乎一身而役使乎氣固為氣之將帥也至於氣所以體之充而

聽命乎志亦為志之卒徒也夫志為氣之帥則志固居於至馬而氣為體之充則亦即次於志馬志為至而不敬以持之則失吾精明

之體而不足以帥氣氣為次而不有以善養之則滋其暴戾之敝而不足以助志矣故曰持其志必又無暴其氣丑不達至次之說誤以為

相失而非相須也既曰志至馬氣次馬則志重而氣在所無專持其志可矣又曰持其志併無

暴其氣者何也曰吾謂志氣之當交養者亦以其有交動之機耳如志之所壹則四枝百骸隨其運用固足以動

氣而率然氣之所壹則橫決衝突而不受管束適足以動志而亂也今夫人之蹶者趨走

者是氣失其乎也而心為之震反以動其心馬此管束動志之驗也而謂敢

問夫子之不動心所以惡乎長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能知言也我能知則天下言莫不有以究極

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

我則

善養吾身

浩然之氣

而於盛大流行之體用能復全其本

然之初夫唯知言則遇事有定見而心無所疑惟養氣則臨事有擔當而心無所懼吾之所以異於告子而自然不動心者此也曰吾聞所謂氣矣而未聞所謂浩然之氣

敢問何

謂浩然之氣曰

凡物之有形聲者可指其形聲而言之若浩然之氣充滿於身而折命於志無形可見無聲可聞有

難言也

顧浩然之氣雖難言而其體段功用亦自有可言者

其為氣也

於其含弘而言

至大

馬於其強毅而言

至剛

人有生之初所得於天地之正氣其體段本如是也果其自反當縮

以直養而

無

所作為之

害則

剛大之本體不虧上

地非有餘我非不足而得之於天地者仍充

塞於天地之間

矣其浩然為何如哉如是

其為氣也

配乎

義與道

而行焉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雖具於人心而不能自行惟養成此氣則氣與道義兩相配合氣因道義而振發道義得氣而敷施當為即為無所疑

懼而利害禍福皆不得而奪之矣若不善養而

無是

浩然之氣則體有不充縱欲行

饒焉而不

也

義固賴氣以行而氣之方養則氣實由義以生義者根於心而見於事事皆合義則自及常直而無所愧怍故必自一事之合義積而至於事事之合義集之又集所集之義日益多則所生之氣日益成

乃集義所生者非

一事偶合於

義

遂襲於外

而取之也

如行有

義而自反

不慊於心則

吾之氣亦索然

饒矣

夫集義則心慊而氣生不集義則心不慊而氣絀義之在內而不在外也明矣

我故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

取我心本有之義而

外之也

如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是也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其先我

不動心者不過悍然不顧而已豈真能不動心者哉夫氣固以集義而生而集義之功則自有節度焉方其始也欲氣之充

必有事

於集義焉

而勿正

以預期其效其或未充亦緣集義之功未至但當此

心勿忘

其所有

勿助

其長也

夫有事勿忘集義也

所謂直養者此也勿正勿助非義襲也所謂無害者此也集義養氣之節度如此然人徒知忘之為害而不知正助之害為尤甚養氣者甚

無若宋人然宋

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此以正之心而為助之之術也

芒芒然

歸謂其

家

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

聞言而

趨而

往視之苗則槁矣

是宋人以助苗長而適為苗害也今

天下之

養氣為宋

助苗長

者寡矣

彼以集義

為無益

於而舍之

不者猶

不耘苗者也

為害也至於氣之不充而乃妄有所作為以

助之長者

猶

揠苗者也非徒無益

於

而又

害之

知助長之害則知氣非義襲而取而當以集義為事矣吾所謂善養浩然之氣者如此曰敢問

何謂知言曰

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言之平正通達

而無病必其心之明於理而無蔽也若夫偏陂之言謂之

詖辭

吾

知其

由於心之有

所

蔽

辭

吾

知其心之錮蔽已甚

所陷

併不見其偏者也淫而不已至於邪僻謂之

邪辭

吾

知其

心之陷溺轉深遂至叛去

所離

於正理者遠也邪而不已必至逃避謂之

遁辭

吾

知其

心之所窮

背叛不通故支吾遷就屢變其說也不特因言以知心也又知心也者

宰乎政事者也

生於其心

則必

害於其政

而大綱以壞矣既

發於其政

則必

害

於其事

而節目亦與之俱壞矣此非吾之私見也雖

聖人復起

足以定天下之是非得失者亦

必從吾言矣

夫知其言之病根而又因以知其心之流弊吾之所謂知言者如此彼告子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先不免於四者之病其又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不過冥然罔覺而已耳丑聞

孟子知言養氣之說遂以聖人擬之曰昔孔門弟子若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

即夫子所謂知言也若

冉牛閔子

顏淵善言德行

即夫子所謂養氣也數子各有所長而不能兼惟

孔子兼

有之

曰我於辭

命則不能也

今夫子自謂能知言則有是言語矣又善養氣則有是德行矣度惟聖者能之

然則夫子既聖矣

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

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

所能

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

貢曰

凡人見道不明斯厭心乘之夫子

學而不厭

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能深造而不已乃明已之

智也

凡人持物不公斯倦心繼之夫

子教人不倦

是仁心自然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曲成而不遺乃及物之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由孔子子貢問答之詞觀之則知

夫聖

者雖

孔子

之實有聖德而猶

不敢

居

而子乃以之加我是何言也

丑以孟子

不敢居聖又問曰

昔者竊聞之

孔子之達大而能化全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

子夏子游

得聖人之文學

子張

得聖人之威儀

皆有聖人之一體

是偏而未全者也

冉牛閔子顏淵則

氣質中和義理完備已

具

聖人之全體而尚

微

蓋全而未化者也夫子既不

敢問所安曰

立志欲大取法姑欲高數子雖賢

舍是

非我所欲處也

曰

然則伯夷伊尹

者夫子自審以為

何如曰不同道

試以其出處之大節言之

非其

意中可

君不事

意中可

非其

使之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為其

道者伯夷也

何

所事之

非君何

所使之

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任

為其道者

伊尹也

若夫

可以仕則仕

非有心於出也

可以止則止

非有心於處也

可以

久則久

非有心於淹留也

可以速則速

非有心於決絕也

孔子也

三子各行各造其極事各無所勉

皆古聖人也

反身不特孔子也

吾

即夷與尹皆

未能有行焉

於學必由於願

乃

所願則

不願學夷不願學尹而願

學孔子也

曰夫子既願學孔子而衡其品則曰皆古聖人然則

伯夷伊尹於

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

聖雖不一

未有孔子也

曰孔子固非夷尹所得而班矣而既均謂之聖人

然則亦有所

同與曰有

既謂之聖人則其根本節目之大未有不同者假令

得

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其德之盛足以致之若夫

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遂至

得天下皆不為也

其心之正不容稍易也

是

則同

於此不同則亦不足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

觀親炙於孔子者之言則知孔子矣若

宰我子

貢有若

皆親炙中尤其

智足以知聖人

者假令其智識

汙

下不能深知聖人必

不至阿私其

所好

而空譽之

宰我

之言曰自古聖人首推堯舜

以予觀於夫子

覺堯舜以道治天下其功業在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刪

定贊修垂教萬世則以一

賢於堯舜遠矣

以賢於堯舜之夫子而夷尹可得班乎其所以異者宰我之言一証已

子貢

之言曰

先王之政今不可得而見矣然禮所以飾政者至今存也

見其

今日所遺之

禮

或煩或簡

而知其

當日所行之

政

王之德今不可得而知矣然樂所以載事者至今存也

聞其

今日所遺之

樂

或與善或與否

而可

知其

當日所具之

德

或性或反也我持此法以

論前

由百世之後

差

等百世以上之王

具升降優劣

莫之能違

而適

也

乃

之衡量我夫子雖不得位以議其禮而制度文為備於一身身為度矣實秉總乎百王之政也雖不居位以奏其樂而始終條理集乎大成聲為律矣實超軼乎千聖之德也

自生民

以來未有夫子也

以百王莫及之夫子而夷尹可得班乎其所以異者子貢之言又一証已

有若之

曰豈惟

民

有民之類哉然者也即如

麒麟

之

之於走獸

之

鳳凰

之

之於飛鳥

之

泰山

之

之於丘垤

之

河海

之

之於行潦

之

類也

然

則聖

人之於民

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均一

亦人之類也

但聖人能踐形盡性雖在同類之中而實高

出於其

類

拔

乎其

類

類

類為萃

拔

起

乎其

類聚

萃

自古聖人之異於人者如此獨至我孔子不惟出凡民之類而且出於羣聖人之類

自生民以來未有

出類拔萃之

盛於孔子也

以羣

聖莫

鳳山海之中又有山海蓋

自生民以來未有

出類拔萃之

盛於孔子也

以羣

聖莫

盛

盛之孔子而夷尹可得班乎其所以異者有若之言又一証已此吾之所以願學而知言養氣淵源固有自也四十不動心豈徒然哉

○孟子曰

王霸之稱其來已久而王霸之所以辨亦辨之心術而已若夫

以土地甲

力

而

假

托於救世

仁

以濟其功利之私

者

是之

霸

霸必據

有大國

然後威勢足以制人名號足以鼓衆所以能合

以

躬行心

得之

諸侯而成霸業否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若夫

以

得之

得之

德而推行救世安

仁實政從

者謂

王王

者至誠足以動物

不待

土地廣甲

大而國

人心自然歸向

湯以德行仁而

以毫都

七十里文王

亦以德行仁而

以岐封

百

里何嘗待大乎

主術有誠偽之分人之應之

以力服人者

也人未嘗

非心服也

持屈

力之不贍也

若王者之以德行仁本非有意

以德服人者

真

中心悅

而誠服也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孔子何方之可假而七十子之相從

思不

加矣大雅文

詩云王之化

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

無所

思不

服者此

正以德服人

之謂也

彼霸者何

○孟子曰

人情莫不好榮惡辱然榮辱

仁

循天理而

則

榮

不仁

人

欲而為所

辱

今

惡辱

而居不仁

是猶

惡濕而

居下

也

如惡之

莫如貴德而尊

有

士

是德成於內而足以

在

位

能有

在

司

修政立事者也使之

之職當此賢能並用而外患少息正國家閒暇時也則及是時與賢者能者明其政刑便法度振舉刑條有

章宮府一體朝野整肅而強仁之道得矣誠如是也內治既修德威遠播雖大國必畏之矣何榮如之當徵之幽風鴝鵒之詩云鳥之為巢

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取彼桑土根之以綢繆補葺巢之牖戶則今此

下之民尚敢或有侮予者此周公借鳥言以明及時圖治之意也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為此詩

者其知治國道乎誠能及平居無事之時勵精以治其國家則在我無可乘之隙矣誰敢侮

之合詩與孔子之言觀之我所謂仁則榮者不益信哉今有國家者既不能選賢舉能以為國家根本之計幸稍值閒暇殆亦如為善者惟恐失之則

及是時般樂以縱欲怠敖以偷安政荒而不之問刑濫而不之卹其不仁如此則國事日非國勢日蹙內憂外患紛然並起而侮之者至矣是

自求禍也此所謂不仁則辱也夫辱之來也所謂禍也而由於般樂怠敖榮之至也所謂福也而由於能治國家然則禍福非人所加無不

自己求之者大雅文王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商書太甲之篇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由詩之謂知福自己求矣此正福無由書之謂知禍自己求矣

不自己求之謂也有國家者可不以強仁為事哉

○孟子曰

有國者孰不欲得民而王然而得民者得其心也心不得則不悅不悅則不願其誰與我今王者之政有五本非以要結天下也而天下且旋至而立應焉其一言士

尊賢其馬

使其馬能凡馬

俊傑咸

在位馬在朝者

則天下之士

彈冠相慶

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其一商於

市之中遠末者多則

廛以抑

而不征

其貨

若遠末者少則止治以平物價理爭訟之

法而

併不

廛在市者

則天下之商

望風

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

至於旅又

關之設察非常

而不征

往來之稅行其

則

天下之旅

聞聲遠赴

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至於農又

耕者

助

耕公田

而不

稅

其私田在其野者既如此

則天下之農

負耒而起

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

至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所以儆游惰戒曠土也若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非游惰曠土者比而復令出此非先

王之法也故

廛者

無復

夫

與里之布

則天下之民

是皆

皆悅而願

為之氓矣

凡此五者皆王者之以實心行實政而天下自歸者也今之君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

民

皆歡欣向慕

仰之若父母矣

既為父母則鄰民皆其子弟假令鄰國之君率其民以攻我

率其子弟攻